

火車頭

著明 草

行印社版出人工



火車頭

工人出版社印行

草明 著



火車頭

作者 草

明

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
電報掛號二三七三

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 翻 許 不

〔73〕1—10000

目 錄

一	天快亮啦·····	一
二	約會·····	八
三	新的開始·····	二五
四	不學無術·····	四九
五	說媒·····	六六
六	新問題、舊做法·····	七八
七	兄弟倆·····	九四
八	試驗·····	一〇五
九	秘密·····	一二一

一〇 報喜不報憂……………一三四

一一 競賽……………一四九

一二 誤會……………一五五

一三 急時抱佛腿……………一七七

一四 開導……………一九二

一五 誰負誰？……………二〇六

一六 被人民需要的時候……………二二六

一七 合作……………二八三

一八 三諫劉廠長……………二四六

一九 李樹潔……………二六九

二〇 誰擋了咱們的路……………二八〇

二一 大轉變……………二九三

二三

相逢

.....

三三

二三

不讓再長鏽

.....

三七

一 天快亮啦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旬的一個晚上，瀋陽城裏方圓三十里地的一百二十萬人民，被黑暗和饑餓統治着。那些揹上美國造的槍枝，執行着國民黨反動政府命令的兵士，拿起槍來鎮壓着人民。

在這座黑暗的死城四周圍，離開反革命部隊防線不到五里地，那兒有光明，有自由，有民主，人們得到溫飽。——啊，那兒是人民的世界，那兒有毛澤東的隊伍在保衛着。瀋陽的人民盼望着他們，忍受着空前的災難等待他們。人民盼望解放軍，就好像酷暑天盼望大雨；好像臨產的女人爲了迎接新生命而忍受着劇烈的陣痛。

馬家灣鐵路工廠的老工人老李頭，已經病了兩個來月了，這幾天更沉重，白天黑夜睡不着。白天睡不着還好，夜間睡不着可難熬。夜靜的像死了一樣，周圍一點動彈都沒有。他經過困

難和掙扎，爬了起來，把沉重的腦袋靠在門扇上；不，他把耳朵貼在門縫上，他在全神傾聽人民解放軍向這座死城發砲了沒有。

『發砲吧，轟隆——忽溜的，打進騷葫蘆那幫王八的肉裏，把他們炸成麵麵！』他默禱着。

老李頭一共四個兒子，大兒子李學德在馬家灣鐵路工廠幹裝車活；已經養過四個小孩。二兒子李學賢在瀋陽機務段當火車司機，領着媳婦兒子住在南站。三兒子李學文也在馬家灣鐵路工廠當鋤工匠；他媳婦撇下一個三歲的兒子給他，便死掉了。老四李學義學滿了徒就走關裏，至今沒有消息。老李頭領着老大、老三兩家子住在裏外兩鋪炕上。他是個老鏟工，能看圖劃線，又是個好鉗工；只是爲人耿直，好打抱不平，因此日本時代的統治者沒提拔他。八·一五以後，他又得罪了國民黨派來的經理胡大光，遭到了排斥和壓迫，因此氣出病來。

胡大光是國民黨的中統局系統的，留了兩片日本式的黑八字鬚。他剛來接收時，話說的很漂亮；受了十四年亡國之苦的東北工人都信以爲真。可是不到一年光景，胡大光一夥把廠裏的資財偷的偷，賣的賣；後來越過越不像樣，每月壓扣工人的糧食做投機買賣。他帶來的

『皇親國舅，』又替他築了一所俱樂部，並替他聘來了許多漂亮年青的女職員，每天晚上在俱樂部裏陪他跳舞作樂。

老李頭實在氣不過，便把自己唸書時代的本事拿出來，畫了四幅畫：第一幅是大夥歡迎黑八字鬚；第二幅是黑八字鬚領着長尾巴的，四條腿的，尖嘴，叉舌的獸面人，各各拿着耙子和條帚，把金條元寶熱心地往身上搜；第三幅是黑八字鬚抱着女人跳舞，旁邊還有許多女的；最後一幅是黑八字鬚脚下踩着一個瘦骨頭工人——他自個兒在那打算盤，旁邊擺滿一口袋一口袋的糧食。他畫好了，給兒子們看。兒子們都看樂了。大兒子李學德說：

『爹，你畫的盡是事實。只是貼了出去，給人家知道了惹不起人家。』

溜：
老二沒說話。老三把畫搶了過去，爬在炕上掏出鉛筆來，在空白的地方配上了一首順口

騷葫蘆，瘦又瘦，飛到瀋陽來接收；
流通券，金元寶，拚命直往身上搜。

老丈人，小舅子，他們說話都好使；
豬秘書，牛護士，哪來一羣妖狐狸？
那一羣，穿羅綾，餃子還得香油煎；
夜跳舞，日盤算，壓扣糧薪好攢錢。
咱工人，瘦骨頭，肚子餓來肉又漏；
父母病，兒餓死，老婆急得直犯愁！

第二天清早，這張畫便被貼在告示牌上，引動了許多工友來看。成千成百的工人看的直樂。並且從此把胡大光叫騷葫蘆，後來胡大光的親信秘書發現了，把它揭走，並暗中叫各個分廠的廠長查究。機械分廠廠長懷疑到這位老李頭身上來，每天每天找他的岔子，並且在一個月內給他轉勤了三個分廠來折磨他。不久，老李頭就氣病了；得了一場痢疾之後就起不來了。這幾天，死亡越來越迫近他，他却越過越盼望解放軍。他的意志，他的盼望正和死亡作着劇烈

站了一會，老李頭便覺支持不住，用乾瘦的手抓住門門，但是門門是開開的。他正尋思門門怎能開開呢的時候，門突然給推開；老李頭差點沒給推倒。他睜開了神魂不定的眼睛一看，原來是他的高大強壯的老三，沒精打彩地閃進來。他一望，心裏便明白這個死了老婆三年，沒錢續個媳婦的兒子去幹什麼勾當來。李學文一看父親貼在門前，也明白他在想什麼。他立刻張開手臂，好像抱一捆乾柴似地把他那個快要跌倒的父親抱上炕。屋子裏沉默了一會，那二十支光的電燈冷靜的照着這對互相了解，但是互相都不說話的父子兩。

父親心裏完全沒有責備兒子的意思，他特別寵愛這個忠厚的，但是愛打架的兒子，他一直看着他，連高興都來不及，還能罵他？

『天快亮啦！』老頭子衝破了寂寞說，『你們又得幹活去啦。』

『天快亮啦！』李學文回答他父親，眼睛還依依不捨地盯着窗外那快要發白的街道，『幹活？咱兩天不上班他們不能說啥；現在，他們忙着搬走值錢的東西，忙着逃命！』

『他們敢搬機器？』老李頭緊張起來，半截身子都抬起來了。

『他們早就想搬機器，只是大夥不讓……昨黑二哥回來，在林叔那兒說，錦州連軍用車都不開了。三十八節車皮裝得滿滿的，都是東西，還有太太，到半路就轉回來……』他又補充一句說：『咱奉天（註）也快啦。』

聽了兒子的話，病弱的老人這才放了心。他伸過顫抖的手捏着老三那粗大的，有力的手掌，用訣別的聲音囑咐他兒子：『我是不中用了。你們，新的世界，你們能看見。林叔常說，在唐山那兒的共產黨，對工人好，對窮人好；我是看不見啦！要真有那麼一天，他們回來了，——你們兄弟數人，就得把力氣都……都使了出來，使了出來……』病人眼眶裏冒出來淚水，看着兒子——連骨頭到脾氣都像他的兒子，從心裏高興出來。他尋思，他就算死了，但是老三活着，不就等於他還繼續活下去一樣了麼？

李學文覺得父親是不會死的，因此他並不預感到悲哀。他只睜起了又黑又圓的大眼睛，模模糊糊地想着這個『新世界』。他捉摸着共產黨不知道讓不讓他試驗試驗配電鋸條。他

充滿了疑惑的新奇的感情，把身子更挪近了父親。這個脾氣倔強的人，只有在父親和林叔跟前才像小貓似地馴服。他稚氣地問：『爹，共產黨叫不叫人試驗製電鐸條呢？』

『你忘了，林叔常常對你們說的話了麼？他說，共產黨說的工人創造世界文明。當然，你的電鐸條，也能讓你，去試試。只要你少和人家幹，幹仗就什麼都讓你試。』他像哄小孩似地溫和地說。隨着他耽心地往門外一指，意思是叫老三注意門外有沒有人偷聽。

『我的脾氣有什麼不好？我覺得挺好！』老三小聲說。

『嗯哪，壞脾氣到處得吃——虧！人家如來佛祖，爲啥能成佛？就是他，一點脾氣也沒有；觀音菩薩，性子也好得很。——成仙成佛，都得修鍊。你嘛，唉……』

『爹，人家講理，我還能撒野？爹，共產黨來了，我把脾氣改一改也行。』

父親點頭微笑，隨後閉上了眼睛，裝作安心睡覺的模樣。李學文閉了燈，呆呆望着窗外已開始發白的天地。

二 約 會

劉國樑和同志們一起，跟在人民解放軍後面，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開進了瀋陽城。八·一五以後，他來了東北；雖然不斷地進入城市，但是瀋陽城比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甚至比哈爾濱都要大。而且，以前他每到一個城市都是解放後很久才去的；這一次却是隨軍進城，所以心裏有說不出的新鮮和痛快的感覺。他們過了鐵嶺，在離瀋陽五里地的屯子裏等候的時候，遠遠便看見這座城市被灰色的煙幕遮蓋住。熟悉瀋陽的人便指點着天空介紹說：

『瞅瞅瀋陽上空的煙柱！在早日本人在，工業最興盛的時候，十五里地就看得見這股煙柱；比這烏黑得多啦。今天可能有好些工廠已經停了工，說不定有些工廠已被國民黨破壞了……』

由於這位同志提起了這兒的工業，好些人就七嘴八舌地說着鞍山和撫順的工廠和礦

山，說到瀋陽的鐵路交通，說到冶鍊廠的煙囪有多高……在解放區一向做農村工作的劉國樑聽的很有興趣；心裏盼望組織分配他做這一門新鮮的工作，同時却又害怕自己外行，困難多，搞不好。他心裏左思右想，早就等的不耐煩。

先頭部隊早已進城半天，黃昏時，他們的汽車才跟坦克部隊開進城去。一個緊接一個的漫長的坦克車隊用堅定而穩重的步子走着，曾使敵人喪過膽的一連串的大砲，傲然地抬起頭來在寬闊的馬路上走着。部隊走的很整齊，穿的也很整齊，每個連隊裏都有很多機槍。其實劉國樑早就知道我們的部隊壯大了不少，有許多重兵器，不過今天親眼看見，更覺人民解放軍的威武罷了。沿路上，天空裏零零落落有步槍射擊的聲音，街道上却很安靜。除了解放軍押解着大批大批的俘虜之外，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偶然也有些老百姓站在人行道上，讚歎地看着這些鋼鐵的部隊。這種戰爭剛結束後的肅穆和安詳的氣氛，很容易使人民內心感到勝利的激動，使他們慶幸自己災難的完結，並因此而醞釀着新的酵素。

當天夜裏，在臨時的招待所——鐵路賓館裏，一連開了兩個小會，直到半夜，上級才決定

劉國樑去接收馬家灣鐵路工廠。十五年前他曾在路局當過一個小職員，對於鐵路工廠，一點也不摸底。這時情況是那麼緊張，任務又那麼急迫，沒有多餘的時間讓他考慮，讓他去和上級商量，他只好接受了鐵路工廠的副廠長的任命。第二天清早五點鐘，他就領着幾個幹部到離開市中心區十五里地的馬家灣鐵路工廠接收去了。

雖然是初冬天氣，但是瀋陽氣候已經相當冷。街道上一隊一隊巡邏的人民解放軍已經穿上了嶄新的棉軍衣。金秀鳳只穿了一身夾襖褲，再披上母親的那件舊的呢大氅；瞞過了母親，離開了家，逕自到北市場去會她的心上人。她是個紫棠色皮膚，不高不矮的二十歲的閨女。長圓形的豐滿的臉蛋給北風吹的發紅。她父親活着時在馬家灣鐵路工廠當門房；母親是個貪財、饒舌、好發橫的寡婦。她認為自己女兒長的俊，有心要挑選一個有錢有勢的女婿，因此把女兒管的很緊。在母親的專橫的監管下，秀鳳就成爲一個好脾氣，但毫無主張和多疑的大姑

娘。她上了大街，一陣帶勁的北風吹透了她的單薄的衣裳，想回去添件衣服，又怕母親不讓她出來。她嚥了一口冷風，讓凍得發紫的結實的肌膚去抵抗寒冷。迎面來了長長一列人民解放軍，他們多半二十歲左右，個個都長的又紅又壯，面上那股又和藹又堅決的神氣才叫人敬愛。再看他們穿了草綠色全新的軍服，肩上扛了閃亮閃亮的美國步槍和衝鋒機槍，秀鳳看的直發呆，不覺尋思道：『怪不得他們打勝仗！怪不得人家說解放軍好。一樣的槍，國民黨扛起來就吃敗仗；人家——』她只顧尋思，冷不妨腳底下絆了一交，低頭一看，原來是個手榴彈，把她嚇了一跳。走不了幾步，又看見許多步槍的子彈散在馬路上，她驚魂失魄，想穿過馬路向左邊走，但是那邊有一隊國民黨的俘虜兵正由解放軍押着送往集中地走去。她看着國民黨那個落魄樣子，更覺得人民解放軍的英雄。

『讓我媽知道，她定要罵我！』這樣亂世，女孩子怎敢在大街上走！可是人家都說解放軍一坐鎮奉天，老百姓就得安寧！我怕啥？等過兩天，三哥就得開工了。今天我得對他說個清楚，我想定了，我要嫁他。國民黨垮了台，我媽再也不能逼我嫁給郭排長那些倒霉貨啦！』她正尋